

李民发 著

# 三国殇

长篇历史小说系列

# 魏殇



甘肃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史  
三国场  
THE WARRIO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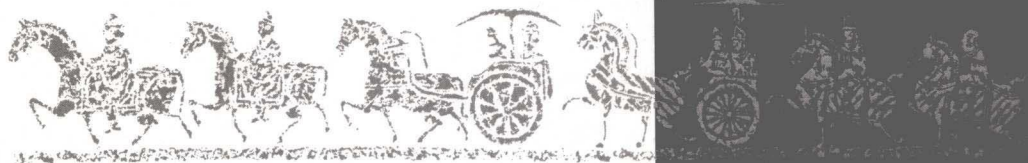
# 现场

中国历史

李民发 著

# 三国殇

长篇历史小说系列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国殇·魏殇/李民发著.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5

ISBN 7—226—03209—0

I. 三... II. 李...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9335 号

责任编辑:连凌云

封面设计:徐晋林

版式设计:刘铁巍

三国殇·魏殇

李民发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0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甘肃地质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9.875 插页 2 字数 450 千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226—03209—0 定价:38.00 元

# 自序

## 破釜沉舟赌一把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三国演义》自面世以来，就以其深沉浑厚的主题、博大恢宏的结构、波澜壮阔的场面、起伏跌宕的情节和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令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回肠荡气，泪湿衣襟；同时也使这部小说广为流传，经久不衰，“有井水饮处”无不知晓，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千古不朽的经典之作。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后来做历史小说的很多，如《开辟演义》、《东西汉演义》、《东西晋演义》、《前后唐演义》、《南北宋演义》、《清史演义》……都没有一种跟得住《三国演义》。所以人都喜欢它；将来也仍旧能保持其相当价值的”。（《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我国，还没有一部小说能够像《三国演义》那样，在社会各个阶层中拥有那么多的读者，产生那么大的影响。我国有很大一部分人，对于三国时期历史事件与人物的了解，也是从《三国演义》中获得的。由此可见，《三国演义》在我国对普及文学和历史知识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起着无法替代的作用。这也正如胡适先生所言，“……《三国演义》



究竟是一部绝好的通俗历史。在几千年的通俗教育史上，没有一部书比得上他的魔力。五百年来，无数的失学国民从这部书里得着了无数的常识与智慧，从这部书里学会了看书写信作文的技能，从这部书里学得了做人与应世的本领。他们不求高超的见解，也不求文学的技能；他们只求一部趣味浓厚，看了使人不肯放手的教科书。‘四书’、‘五经’不能满足这个要求，廿四史与《通鉴》、《纲鉴》也不能满足这个要求，《古文观止》与《古文辞类纂》也不能满足这个要求。但是《三国演义》恰能供给这个要求。我们都曾有过的这样的要求，我们都曾尝过他的魔力，我们都曾受过他的恩惠。我们都应该对他表示相当的敬意与感谢！”（《〈三国演义〉序》）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只要认真细致地读罢《三国演义》，掩卷深思，就会惊奇地发现，《三国演义》原来只是“半部书”，存在着严重的“蛇尾”之弊。对此，郑振铎先生曾明确指出：“一部《三国志通俗演义》虽说的是叙述三国故事，其实只是一部‘诸葛孔明传记’。除了前七卷，后三卷，孔明未出及已死之外，其余的十四卷文字中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孔明在那里活动着罢了。”（《〈三国志演义〉的演化》）这不能不使广大的读者深感遗憾，扼腕叹息……

说《三国演义》只是“半部书”，这并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还是让我们来看一看《三国演义》前后的巨大差异吧。

《三国演义》所描写的历史，始于黄巾起义（公元184年），终于晋国灭吴（公元280年），近乎百年。但书中在对这段历史进行具体的描写时，却是“头重脚轻”、“虎头蛇尾”。有例为证：从黄巾起义至诸葛亮出山（公元184—207年），其间



共34年，作家写了34回或68节（“回”指毛批本《三国演义》，“节”指《三国志通俗演义》，下同），平均一年一回（二节）；从诸葛亮出山至诸葛亮病逝五丈原（公元207—234年），其间共27年，作家却用了71回（141节）的巨大篇幅，进行了大肆的渲染；而从诸葛亮病逝五丈原至晋国灭吴（公元234—280年），其间共46年，作家仅仅写了15回（31节），便草草收尾，结束了全书。从这组简单的数字对比中，我们就不难看出，《三国演义》在谋篇布局时，是何等重视前50年，尤其是更看重中间的27年，而对后46年却是轻描淡写，几笔带过。

再从《三国演义》前后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与其在广大读者中产生的影响来看，也有着天壤之别：前105回（209节），特别是中间的那71回（141节），小说肆意挥洒，纵横捭合，塑造出了诸葛亮、曹操、刘备、关羽、张飞、孙权、周瑜、司马懿等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描绘出了“三顾茅庐”、“赤壁之战”、“七擒孟获”、“失街亭”、“空城计”等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和绚丽多姿的历史画卷，在中国小说史上竖起了一座巍峨的丰碑，使读者百读不厌，回味无穷，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永远讲不完的故事和话题。可是，在它的后15回（31节）中，却急转直下，黯然失色，完全失去了前面的那种大气磅礴、摄人心魄、赏心悦目、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人物苍白单薄，情节平淡无奇，不少篇章都是改头换面地抄搬史书，有的地方甚至还没有史书写得生动感人，真正成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读之索然寡味，令人难以卒读。无怪乎李贽读到这里时，忍不住要发出“味同嚼蜡”、“惟有打顿”之叹！

在同一部书中竟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这不能不令人深



思。是三国历史的后46年无波无澜，无事可写吗？非也。事实上，在这46年中，不仅出现了姜维、邓艾、陆抗、羊祜、杜预等智谋非凡的历史名将，而且也发生过魏国伐蜀、以晋代魏、西陵之战、晋军灭吴等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尤其是魏国伐蜀和晋军灭吴之战，不论是其战争的规模、战斗的惨烈，还是双方将帅的斗智斗勇及战局的曲折多变，均不逊色于赤壁之战，是大有文章可作的，是完全可以避免这种“蛇尾”之弊、使《三国演义》成为完璧的……

那么，造成《三国演义》“蛇尾”之弊的原因究竟何在？笔者认为，主要的原因有两点：

其一，《三国演义》存在着“先天不足”的缺陷，带有浓重的“母本”的痕迹。众所周知，《三国演义》并非罗贯中一人之作，而是由前代的说书艺人、杂剧作家与罗贯中共同完成的，是罗贯中在《三国志平话》和元杂剧中的一些“三国戏”的基础上，参照陈寿的《三国志》与裴注改编而成的。而《三国志平话》与那些元杂剧中的“三国戏”，又多是以蜀汉为正统的，侧重描写的是蜀汉一方的人物和事迹。比如，堪称《三国演义》“母本”的《三国志平话》，就是“以桃园结义始，孔明病歿终”（鲁迅语）。这样，“母本”中的一些历史局限与艺术上的缺陷，就不可避免地“遗传”给了《三国演义》。

其二，罗贯中是诸葛亮的忠实崇拜者，由他编撰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基本上是围绕着诸葛亮而展开的。尽管在书中所描写的四百多个人物中，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勇将谋士多达数十人，特别是曹操的“奸”、刘备的“仁”、关羽的“义”、张飞的“莽”、赵云的“勇”等，使他们成为中国古典小说殿堂中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和后人津津乐道的历史人物。但



是，这些人物如与作家笔下的诸葛亮相比，无不显得相形见绌。他们是捧举诸葛亮这轮“明月”的“群星”，是烘托诸葛亮这轮“明月”的“彩云”。作家倾注其心血和感情所要塑造的是诸葛亮。对诸葛亮这个人物，作家采取了所能采取的一切艺术手段，不遗余力地加以浓墨重彩地描绘，使其成为道德、情操、胆识、才学、智谋、气度都完美无缺的忠臣贤相。正因为如此，当诸葛亮积劳成疾、病逝于五丈原后，满含悲痛的作家突然失去了“重心”与“平衡”，失去了描写的重点与焦点，失去了发泄情感的对象与用武之处。他因哀伤而似乎变得江郎才尽，无心亦无力再去描绘以后更加悲壮苍凉的历史事件，无法亦无能再用那枝神惊鬼泣、横扫残云的苍劲大笔去展现伐蜀灭吴、三国归晋的壮丽画卷了。所以，他只好“按鉴增补”，把史书中的一些史料串缀起来，草率成章，匆匆收尾。

《三国演义》问世后的数百年间，多少读者都心醉神痴地企盼和渴望着能一睹三国中后期那风起云涌、金戈铁马的战争场景，能再读到那龙虎际会、狮豹争霸的激烈角逐，以偿难遂的心中之憾。可是，令一代又一代读者失望的是，虽然在明清之际与民国期间曾出现了几部诸如《三国因》、《新三国志》、《新三国》、《反三国志演义》之类的小说；但它们或是借题发挥，或是牵强附会，或是胡编乱造，或是荒诞不经，均系拉大旗做虎皮的欺世盗名之作，根本无法与《三国演义》相提并论、同日而语！

我从小就是一个“三国迷”，喜听三国的故事，爱看三国的小人书，并经常“现蒸热卖”地向小伙伴讲三国；长大以后，仍旧不改初衷，依然迷恋着三国时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对《三国演义》更是情有独钟，爱不释手。我也曾像许多的读者那样，企



盼和渴望着能有人把《三国演义》后半部补续出来，使之成为完璧。可是，我盼了又盼，等了又等，始终也不见有人来满足我的这桩心愿。经过长久的失望之后，我逐渐地萌生出一种念头：靠别人不如靠自己，与其苦苦地等待着别人来满足自己的心愿，何不亲自动手，自己来满足自己的心愿！于是乎，我便下定决心，以自己的后半生为赌注，破釜沉舟地赌上一把——斗胆补续《三国演义》，以告慰罗贯中与那些为《三国演义》的成书作出过贡献的说书艺人、杂剧作家，去满足那些像我一样还在苦苦地等待着的“三国迷”们！

补续《三国演义》？天哪，谈何容易！为了这部“出力难讨好”的补续之书，为了不让读者骂我是“欺世盗名”，为了不使这部书变成“狗尾续貂”，我简直豁上了“老本”，毅然地扔掉了头上那顶“七品芝麻官”的“乌纱帽”，放弃了自己所能够放弃的一切，只保留了编辑这么一个赖以养家糊口的职业。然后，我就利用自己所能利用的一切时间，像一个红了眼的疯狂的“赌徒”，孤注一掷地“赌”了起来。近二十年来，我废寝忘食，呕心沥血，不分昼夜地苦读，苦思，苦写，几乎耗尽了心血，已经熬白了鬓发，才完成了这部《三国殇》（包括《蜀殇》、《魏殇》、《吴殇》三部）。是耶非耶？成耶败耶？究竟是“狗尾续貂”还是“貂尾续貂”、“虎尾续貂”？我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无法也不能自己去下结论。

丑媳妇总要见公婆。现在我就把这部书奉献给读者，请读者去品味、评判与下结论吧！我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只要不挨读者的骂，就已心满意足了！



# 第一章

魏、蜀两军的十几万兵马，并没能干扰或改变大自然运行的规律，今冬的第一场小雪又如期而至，改变了大剑山的模样。站在剑门关上放眼四望，周围连绵逶迤的峰峦崖壁，白一块，黑一块，犹如一群或大或小、或坐或卧的虎豹，将雄居于山巅的剑门关围在其中。

刚过卯时，姜维又照例出现在了剑门关的城楼上。他先是把山下魏军的营寨仔细地观察了一阵，然后又对守关的将士认真地嘱咐了一番，才放心地走下城头，返回守将府。

贪生怕死的蜀国后主刘禅，在谯周的撺掇下，不顾北地王刘谌的以死相谏，面缚舆榇，出城向邓艾投降。成都已被魏军占领，城头也换上了魏国的旗帜。然而，远离成都的姜维，对此事却一无所知，仍旧尽心尽力地守卫着国家的北大门。

姜维率领着四万蜀军，凭借着剑门关的天险，把钟会率领的十余万魏军阻挡在大剑山下，使其无法入蜀。剑门关下发生的那场“石雨”和大火，不仅使魏军损失了一万多兵士，而且连胡烈和胡渊父子二人也险些葬身于火海。从那以后，钟会便再也没敢向剑门关发起过大规模的进攻，只是每天派遣小股的兵士，不断地骚扰大剑山上的蜀军，对剑门关根本形不成威胁。

姜维与钟会率军在大剑山上下相峙了一个多月，仍无多大的



进展。时令已入冬，气候由凉变冷，姜维担心年迈体衰的张翼与廖化久驻在悬崖之巅会感染上风寒，就派遣来忠和向充把他俩替换回剑门关。

一连数日，大剑山下的魏军并无什么大的军事行动。山上的蜀军，除了三分之一的人按部就班地上城头防备魏军攻关外，其余的人则呆在兵营中歇息待命；姜维、张翼、廖化和董厥，也各自从城楼搬回原处居住。剑门关内井然有序，十分平静，并没有两军对峙的紧张气氛。

姜维回到守将府，就又摊开了汉中和陇右的地图，仔细地端详着，思索着。

自从入冬后，姜维一有空就要面对着汉中和陇右的地图沉思。据他估计：随着寒冷的加剧，大剑山下的魏军便难以再坚持下去了，不久就会退兵，或退回关中和长安，或退回汉中和陇右，暂时休兵罢战，待度过寒冬后再卷土重来，争夺剑门关……如何充分利用魏军退兵的大好战机，进行追击，一举将其击溃，并夺回已被魏军占领的汉中、阴平和武都，使其明年再也无力进犯巴蜀，这是姜维近日来一直在苦苦思考的问题。

姜维俯身在地图之上，目光缓缓地从小剑关移向白水关、阳安关、汉城，又缓缓地移向武都、天水、陇西……最后，他的目光盯在了狄道上。由狄道，他想起了足智多谋的邓艾，想起了那支兵马精锐的陇右之军，想起了那场艰苦卓绝的沓中突围战，想起了为全军突围而英勇献身的赵广。然后，他又把目光从狄道移向了临洮、沓中和阴平桥……随着这些异常熟悉地名的出现，他的眉头也越皱越紧，好像是蓦地想起了什么，瓮声瓮气地说：“姜复汉、姜兴汉，速去请张翼、廖化二位老将军前来议事！”说罢，双眼又一眨不眨地盯着地图愣神。



姜复汉和姜兴汉跟随姜维多年，可以从他的表情和语调中分辨出事情的轻重缓急，见此情形，便知大事有些不太妙，慌忙跑出守将府去请张翼、廖化。

张翼、廖化闻知姜维有要事欲与他们相商，不敢怠慢，急忙随姜复汉和姜兴汉来见姜维。

姜维一见到张翼和廖化，便神情严肃地说：“我猛然间想起了一桩大事，心中甚感不安，特将二兄请来相商！”

“何事如此急切，使大将军甚感不安？”张翼、廖化已从姜维的脸色上觉出此事非同小可，有些忐忑不安地问。

“我军自沓中突围以来，已有两月，至今尚不知邓艾与陇右之军动向。为此，我甚感不安。”姜维忧虑重重地说，“我与邓艾连年交战，深知其精通兵法，善于用兵。据我观之，邓艾之实战经验与用兵之道，皆出于钟会之右；且其所统领陇右之军，兵精将勇，能征惯战，尤其善于长途奔袭，连续作战。然而，两个月来，邓艾与陇右之军却销声匿迹，莫非其另有所向？对此，我等不可不防。”

张翼和廖化听了姜维这番话，不由得一怔，异口同声地说：“大将军之意是……”

“二兄请看，”姜维指着几案上的那幅地图说，“我军穿过孔函谷破网而出以后，邓艾必然不会就此罢休，肯定要追到阴平桥，欲与诸葛绪所统领雍州之军共同夹击我军。我军智取阴平桥而退守剑门关后，诸葛绪便立即率雍州之军尾随而来，可邓艾与陇右之军却至今不见踪影，这其中必定有诈！邓艾乃我之冤家对头，久欲吃掉我沓中之军，绝不会放弃这一围攻我军之良机！我以为，邓艾在阴平桥扑空以后，既不会回兵狄道，也不会久驻阴平桥，很可能会铤而走险，率军从阴平古道翻越摩天岭，然后与



钟会之军共同夹击剑门关。若果真如此，我军将腹背受敌！请二兄细细思之。”

姜维的话引起了张翼的高度警惕，他瞧着廖化，认真地说：“元俭曾做过阴平太守，摩天岭在其管辖之内，不知元俭以为大将军之虑是否有理？”

廖化思忖了片刻，郑重地说：“我做阴平太守时，曾闻摩天岭中有条汉代征服西南夷时所辟之阴平古道，可通江油，一些私贩盐铁不法之徒与山贼野寇，为暴利所诱惑，常冒死在那条小道上往来。为搜捕那些不法之徒与山贼野寇，我曾在几名猎户、樵夫引导之下，领兵进山。那摩天岭纵深数百里，山恶水险，悬崖耸峙，峭壁林立，古树荆藤满山遍岭，毒蛇野兽出没其间，天气一日数变，根本无法翻越。而那条早已被废弃之阴平古道，也只是偶尔可见其遗迹，休说是兵马，就连山羊也很难行走。我与五百兵士在山中搜寻了数日，除见到几十具人骸马骨之外，其余一无所获。”

“如此说来，邓艾与陇右之军是无法翻越那摩天岭也！”张翼自言自语地说。

“以我之见，邓艾即使敢铤而走险，率军去翻越摩天岭，然待其到达江油关后，兵马已是十难存四五也，且会多带伤病，疲惫不堪。”一向稳重的廖化严肃地说，“我江油关驻有五千多兵马，且城池坚固。邓艾纵然能死里逃生，率军抵达江油关下，也难逃我江油兵马之刀枪。”

“元俭之言颇有道理，大将军可以不必担忧。”张翼舒了口气，放松地说。

“元俭兄之言虽不无道理，然则……”姜维轻轻地摇摇头，依旧忧心忡忡地说，“邓艾韬略过人，敢于弄险，且善出奇兵。





我江油关守将马懿，其智勇皆平庸，远非邓艾之对手；而那五千守关之兵马，又长期未经战斗，养成骄惰之习，恐难防陇右之军突然袭击，怕只怕……”

“大将军所虑亦有其道理。兵法云：‘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为防万一，大将军可速速传令江油关守将马懿，让其加强戒备，严防邓艾率军来偷袭江油关。”廖化稳重地说。

“只怕此时再去传令，已无必要。”姜维叹了口气，愧疚地说，“只怪我虑事不周，顾此而失彼！”

“大将军何出此言？”本来还有些不太在意的张翼，见姜维心情如此沉重，惊奇地问。

“邓艾已经有近两个月未曾露面，如果他真率军去偷袭江油关，恐此时已经得手。若其至今仍未去偷袭江油关，值此天寒地冻之际，他是不会去翻越摩天岭……”姜维的脸色越来越阴沉，惶惶不安地说，“但愿邓艾未去偷袭江油关……但愿江油关守将马懿能恪尽职守……”

姜维的情绪严重地感染了张翼，他心绪不宁地说：“大将军应速速调遣兵马，以防不测。”

“大将军如若不弃，廖某愿率本部兵马，火速赶赴涪城！”廖化神情严肃地说，“涪城乃从江油关通往剑门关与京师成都必经之地，又正当左僭道南端出口处，只要我军牢牢守住涪城，死死堵住左僭道之南口，邓艾即使偷袭江油关得手，也无法对我军形成威胁，反倒会陷入进退两难之困境：进则难出险要之左僭道，退则又要重翻险恶之摩天岭；只需经此一冬，邓艾之军就会被困死在江油！”

“元俭之言甚是！”张翼随声附和道，“剑门关有大将军在此镇守，万无一失。张某愿陪同元俭往涪城驻守，以解大将军后顾



之忧。”

姜维用感激的目光打量着张翼和廖化，低沉地说：“二兄之言行实令我感动！然此事干系重大，牵一发而动全身，容我稍加思忖之。”

但是，还没有容姜维思考出个结果，姜复汉急匆匆地进来禀报：“卫将军诸葛瞻遣人送来紧急文书。”

姜维闻听此言，稍一愣神，大惊失色地说：“江油关必已为邓艾所得也！”

张翼、廖化闻之而动容，大为惊诧地面面相觑。

姜维紧皱着双眉，从信使手中接过诸葛瞻的亲笔书信，急切地阅读着。书信中写道：

……邓艾铤而走险，率军翻越摩天岭，奇袭我江油关。江油关守将马邈叛国投敌，不战而降，江油关落入邓艾之手。瞻虽不才，然值此危难之际，只好挺身而出，向陛下请缨，率军前去迎敌。蒙陛下恩准，瞻以张遵为前锋，黄崇、李球为参军，领兵一万，不日即开赴涪城，前去阻截邓艾……临行之前，特报知大将军。请大将军安心固守剑门关，勿以涪城为念。瞻定当竭尽全力，率军与邓艾进行死战，以上报陛下之宏恩，下慰百姓之厚望……

姜维把诸葛瞻的书信反反复复地看了两三遍，一声没吭，只



是紧锁的双眉舒展了一些。他默默地把诸葛瞻的书信递给了张翼和廖化，然后就闭起双眼，静思默想。

张翼和廖化也反反复复地把诸葛瞻的书信看了两三遍，也是一言未发，又默默地把书信交还于姜维。

姜维睁开双眼，打量着信使，不解地问：“成都本来只有两万五千兵马，两位车骑将军与辅国大将军各率领五千兵马出京，京城仅剩一万兵马，若卫将军再率领一万兵马出京，成都岂不是已无有兵马防守？”

“回大将军，”信使答道，“卫将军所率领之一万兵马，有五千是从市井中招募之新兵，故而成都还有五千兵马防守。”

姜维又问：“卫将军何日领兵出京？”

“回大将军，”信使又答，“小人与前锋张遵一起出京，一路同行，至涪城方才分手。卫将军要稍后两三日方可率军出京，如不发生意外，此时已抵达涪城。”

“张遵率领多少兵马？是刚招募之新兵，还是原先守卫京师之老兵？”

“张将军所率两千兵马，均为原先守卫京师之老兵。”

“汝路过涪城时，可曾听到魏军之消息？”

“小人路过涪城时并未听到魏军之消息。”

姜维轻轻地舒了一口气，吩咐着信使：“汝先去用饭歇息，有事再唤汝。”

“小人告退。”信使遵命，退出了大堂。

信使刚刚退出了大堂，张翼就急切地问：“大将军以为后顾之忧已解除否？”

姜维淡淡地一笑，平心静气地说：“诸葛思远已率领一万兵马，抢先一步抵达了涪城，堵住了左儋道之南口，我军后顾之忧